



董必武诗中的“真理”与“真情”

□ 张贤裕

董必武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他是中共一大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董必武古文基础扎实，一生热爱学习和写作，留下诗作1300余首，这些诗作是其革命生涯的生动写照，体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守和对亲友的关爱。

“立言何敢苟，报国总嫌迟”

董必武出生在晚清一个清贫的秀才家庭，早年他曾想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仕途，报效国家。当他逐渐认识到腐朽的清政府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中国的代理工具时，他毅然放弃追求仕途，寻找新的人生方向。当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家乡时，他立刻剪掉头上的辫子，告别父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赶往武昌参加革命。由于参加反袁世凯的斗争，董必武被捕入狱，备受折磨，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董必武的革命意志。出狱后，董必武向家人赋诗一首，“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董必武积极参加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始终践行着报效祖国的初心。1940年10月，在给徐特立的诗中写道“立言何敢苟，报国总嫌迟”，直抒胸臆，表明他的拳拳爱国之情。在给朋友李愈之的诗中写到：

“长安南望楚云遮，救国无能早破家。兄弟常离音问少，友朋相隔道途赊。”“我似断蓬随处转，又从秦岭入三巴”，这些诗句描述了他为国为民四处奔走的情形。1942年是华北抗战特别艰苦的一年，有感于山河破碎，大面积国土沦陷的现实，董必武写下“只有精忠能报国，更无乐土可为家”“高屋建瓴秦地险，不驱倭寇愧前贤”等诗句，表明了他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坚定决心。1942年2月，在回复柳亚子的诗中，他写到“顽钝如常能执戟，愿听驱策卫中华”，再次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国献身的革命精神。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董必武终身践行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守与捍卫。他曾对自己的孩子讲，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他读马克思主义，先读的是日文，慢慢地有了中文版本，当时反动派严禁马克思主义传播，他就越要找书来看。

1959年5月25日，董必武写下《偶成》一首：“马列为宗起风毛，由虚务实续弦胶。事经分析知矛盾，主次当心莫混淆。学所追求是真理，一涉浮夸便不真。落实本来容易事，好同群众共劳辛。”这首《偶成》反映董必武时时刻刻牢记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现实问题，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董老86岁生日

那天，写下《八六初度》：“今朝初度交八六，且喜浮生岁一更。惊蛰节临春雪舞，伏龙鳞动乱云升。废除剥削方平等，消灭封资要斗争。马列至言皆妙道，细思越读越分明。”1975年3月5日，董必武90岁大寿，他带病写下了《九十初度》：“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些诗反映了董必武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一贯的，坚定不移的，体现了他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青春难再得，植根宜深厚”

董必武特别重视家风家教建设，严格要求自己 and 亲属，他的诗词中有不少内容记录了对子女的教育，体现了其爱国主义情怀的传承和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坚守。董必武老来得子，对孩子自然十分喜爱，但他对子女教育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溺爱。

在孩子过生日时，董必武经常写诗，勉励孩子们志存高远、严于律己、奋发有为。1961年，他的大儿子过24岁生日，董必武在给他的诗中写道：“致用必须专所学，集修当可共无讹。山高辟路非单干，斧钝成针要细磨。鼓足劲头持久战，青春不再莫蹉跎。”1962年女儿22岁生日那天，董必武写了一首长诗祝贺，在诗中董必武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忆昔年轻时，意气冲牛斗”，“十月革命胜，始祝马列酒。尽弃其所学，无复珍敝帚。中共党成立，加入那敢后”，诗歌讲述了他为了寻找救国道路，学习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在诗的最后，他写到“遇事莫逞性，责己严于友。青春难再得，植根宜深厚；同群众前进，立功自不朽”。1971年11月1日，他又写下一首《北京车站别儿女》，他对子女这样教导：“马列书多六本先，择尤精读疑疑难。”这些诗歌娓娓道来，融理于情，体现了董必武对孩子的谆谆教诲，也体现董必武爱国主义情怀的传承。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连云港：书写新时代“西游记”

□ 马士光

连云港，位于江苏的东北部、黄海之滨，因面向江苏省第一大海岛连岛、怀抱风景名胜云台山，环抱港口而得名。“天连齐鲁千峰绕，地接江淮万里来”，这片享誉“西游胜境”的土地，古老神奇而朝气蓬勃，饱经沧桑却生机盎然。

因海而生，枕海而进

沧海天连水，青山暮与朝。这是一座神奇的山海之城。绵亘200平方公里的云台山横贯市区，构成了“青山半入城”的壮观风景；蜿蜒200余公里的海岸线，勾勒出连云港地形凤凰展翅的轮廓。“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作为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文化发源地，举世闻名的花果山就坐落在云雾缭绕、洞天福地的云台山中。

连云港在山海激荡交汇下新次成陆，先民在此耕海煮盐，筑圩而居，繁衍生息。随着海岸线东移，昔日的海中仙山云台山三百年前始与大陆相连，成为连云港大地沧海桑田的最好注脚。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置朐县，使连云港地区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行政建置。北朝东魏武定七年（公元549年）建置海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连云港地区涌现出众多清官良吏。隋海州刺史房恭懿勤政爱民，隋文帝评价他“其所在之处，百姓视之如父母”。明代大鸿胪寺卿张朝瑞“考绩为天下清官第一”，万历皇帝评价他“空囊如洗，清白独昭”。

放歌云天下，行走山海间。孔子在此登山观海，成就了文化名山孔盥山。唐代诗人独孤及的“北登渤澥岛，回首秦东门”，写不尽海天一色的荡气回肠。宋代文学家张耒的“人家日暖樵渔乐，山路秋晴松柏香”，道不完山海人家的烟火清香。“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这是宋代大文豪苏轼笔下的海中仙山。“山如驾海海围山，山海奇观在此间”，这是明代诗人杨本俊眼中的当世奇景。

连云港因海而生、枕海而进，乘风破浪、不屈不挠的秉性与生俱来。秦朝方士徐福从赣榆扬帆东渡，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第一人。这里自古因水频灾，一代又一代连云港人以百折不回的精神治水，疏浚蔷薇河，修筑捍海堰。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导沂整沭工程，使饱受水患灾害的连云港地区从此东水安澜。吴承恩以花果山为原型创作了《西游记》。在云台山上有一块毛公碑，刻的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孙猴子的老家在新海连市云台山”。

汇通江淮之气概，畅达黄海之辽阔。独特的区位造就了连云港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立石东海 upper 胸界中，以为秦东门”，修驰道通胸界，奠定了面向大海的胸县成为秦王朝东大门的战略地位。东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初具雏形。唐代，海州成为与新罗、日本进行海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宋神宗时，朝廷将海州作为与海外国家来往的四大口岸之一，建高丽亭馆接待海外商旅。清末，与张謇并称“南张北沈”的海州籍实业巨子沈云沛力排众议，推动陇海铁路终端建到连云港，成为今日新亚欧大陆桥东方起点的肇始，也成就了连云港“一带一路”交汇点支线城市战略地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在海州建设“二等海港”“可以容航洋巨船”，为今日连云港港建成亿吨大港和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奠定了基础。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连云港还是一块有着革命光荣传统的红色热土。在这里，刘少奇、陈毅、罗荣桓、黄克诚、肖华、陈士榘、张爱萍、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战斗足迹。

连云港是最早沐浴党的光辉的地区之一。1921年底，党成立之初，就成功领导陇海铁路大罢工，运动浪潮“东起连云、西达陕西”，震动全国。

1927年秋，在白色恐怖阴霾笼罩下，连云港地区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党组织。1928年秋，东海特支建立，迅速壮大为领导连云港地区工农运动、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时至今日，连云港市基层党组织从1个发展到1.4万余个，党员人数从3名发展到28万多名，179处革命遗址遗迹遍布全市三县三区，红色印记深深地烙刻在连云港山海之间，成为这座城市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翻开厚重的抗战史册，连云港篇章熠熠生辉。1938年5月20日，连云港保卫战打响。中国守军同仇敌忾、奋起反击，创造了守卫连云港长达289天的历史。抗战时期，连云港市陇海铁路以北地区属山东抗日根据地滨海区。八路军115师司令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等总部机关曾长期驻扎在这一带，领导指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刘少奇曾在这里大兴调查研究，“把脉问脉、对症下药”，对山东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连云港市北部，屹立着一座巍巍雄山，原名马鞍山。因山上安葬着青口十八勇士、小沙东海战役牺牲烈士等抗战英灵，故得名抗日山。这座用鲜血和生命筑起的历史丰碑，是革命先烈留给连云港最为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成为港城人民砥砺前行精神家园。

山海不远，大道同行

2009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连云港考察时强调：孙悟空的故事如果说有现实版的写照，应该就是我们连云港在新的世纪后发先至，构建新亚欧大陆桥，完成我们新时代的“西游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见证连云港市中外合作项目，作出“将连云港—霍尔果斯串联起的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打造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标杆和示范项目”的重要指示。2023年9月，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在连云港成功举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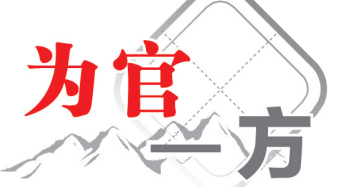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要求推动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方向发展，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年来，连云港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们坚持“工业立市、产业强市”，积极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能源基地，加速崛起万亿级石化产业集群，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医药创新中心，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基地。我们着力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中哈物流合作基地、上合组织国际物流园运营质效，打造一流国际班列，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以更宽视野、更高标杆建设东西双向开放门户和“一带一路”重要支点。我们着力建设宜居宜业的幸福港城。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打造“美丽连云港”；坚持人民至上，促进共同富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形成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互促共进的良性发展格局。

长风万里劲，新程壮阔多。连云港，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黄海之滨、山海之间，历经时代的风云洗礼，绽放出耀眼的光彩与荣光，正向着充分展现中国气派、江苏高度的双向开放门户，在产业链、创新链站上中高端的临港产业基地，山海和谐交响、文明协调发展的生态宜居城市，城乡融合并进、百姓安居乐业的共同富裕家园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作者系江苏省连云港市委书记）



他是中国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是《资本论》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之一。他71年的生命，有48年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教学和宣传工作，他就是江西赣南红土地上走出去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播者郭大力。作为一名经济学老师，我怀着崇敬的心来到三江乡斜角村，实地感受郭大力身处陋室仍坚定信念钻研马克思主义、淡泊名利铸就铮铮铁骨的精神。

这里地处三江乡一隅，形似三角形，又被南安江环绕两边，故名斜角村。从村口沿着柏油马路走过，不远处就是郭大力故居。路过水塘，让我眼前为之亮的是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正中是郭大力右手握卷凝视远方的站姿雕像，雕像下的石座上有两行字：一行是“郭大力”，另一行是“1905年—1976年”。

郭大力，原名郭秀劼，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南康县（今赣州经开区）三江乡斜角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雕像后面的郭家老宅，就是郭大力出生之地。老宅为一座两层连体的土木结构四合院，属于典型赣南客家民居，建成于1900年，共17间房，占地面积790平方米，建筑面积1380平方米。据介绍，2021年起，为保护、管理好郭大力故居，赣州经开区全面启动郭大力故居保护利用工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对故居主体进行了修缮，并组织人员前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等单位，收集郭大力生前资料及相关展品，更加系统、全面、鲜活地呈现郭大力的事迹。

走进故居，天井中央，屹立着郭大力半身铜像。铜像后边的墙壁上镌刻着摘录《习近平在厦门》书中的一段话——“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

这座故居一共有2层，4个展区。故居的大部分房间都设置为展室，展室墙上悬挂着郭大力大量的珍贵历史图片和文字介绍资料，以时间为轴加以陈列，将郭大力生平事迹形象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郭大力自幼聪慧出众，加之父亲教育严格，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青年郭大力深感要改变旧中国的面貌，亟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在书店看到英文版的《资本论》后，被其博大精深的内容所折服，当即买下认真研读，并立下了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宏愿，决心把《资本论》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民。郭大力后来回忆这个了不起的决定时说：“我译这部书，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经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

谈到《资本论》的翻译，其中一段话流传至今。1927年9月，22岁的郭大力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曾在省立上海中学教书。因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被迫从上海来到杭州。恰巧，1928年1月，在北伐学生军教导团任政治教员的王亚南在大革命失败后，也来到了杭州，想暂时靠写小说谋生。郭大力、王亚南结识后一见如故。在郭大力的鼓励下，王亚南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后他们决定进行经济学研究包括翻译《资本论》在内的宏大计划，就此开启了鸿篇巨著《资本论》的翻译工作。

郭大力故居阁楼里，还专门留出一个空间，安放了郭大力煤油灯下翻译《资本论》情景的蜡像，将他当年“阁楼译书”的历史场景加以定格和复原：粗糙简陋的书桌上，摆放着纸张、笔墨、油灯，还有一本摊开的《资本论》。随着讲

以翻译《资本论》作为一生志业

——走进江西赣州郭大力故居

□ 邱华林 阳振乐



解员讲述“煤油灯下译巨著”这个红色典藏故事，尽管看到的是蜡像复原场景，但我们依然能够直观感受到郭大力当时在如豆微光下凝神思索和奋笔疾书身影背后，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救国兴邦的美好理想与真诚渴望。经过不懈努力，1938年8月至9月，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巨著终于以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这套书的出版，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华日报》刊登评论，盛赞他们是“翻译界一个巨大的收获”。80多年来，《资本论》全译本再版十几次，影响了几代人。毛泽东曾经多次认真阅读过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全译本，并细致地做了圈注和笔记。今天，我看着展柜上陈列的首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还留意到，在此后近40年的漫长岁月里，数十年如一日，郭大力多次对《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译本进行修订，确保在准确的基础上，尽量做到语言流畅，通俗易懂。

走出故居，我再次徘徊驻足于塑像前的小广场。郭大力先生的塑像凝视远方。当年，郭大力之所以毅然决定翻译《资本论》并终生致力于追求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就是因为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走出故居，我沿着郭大力目光指引的方向前进，心中充满了信仰之光。

